

蚌蟻集序

賜進士第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清源靜山鄭存仁撰

人有恒言文以貫道文非能貫道也道函於太始隱於渾噩無形無聲莫闕其倪迨夫彌綸兩儀囊括群有宣之化育播之生成節之禮樂施之政教萬事萬物皆具焉文



足概之乎屬也八卦九章傲啓其
秘演諸六籍煥若貞明唐虞夏殷
於斯為盛衰周七君嬴炎以降作
述林起言曷匪文文曷匪道謂道
之寓可也謂道之全不可也文足
概道乎文不能概道道不能不藉
乎文故古今天下上之慨自魏晉

齊梁文體漸靡極於澌壞操觚之
流罔弗扼腕唐人三變倨然迅興
拔幟橫戈之力昌黎氏殆扛鼎矣
淳風頓回衰蕭畢振指詣既定互
相軌轍柳州頡頏餘子震響時皆
翕然宗之後若歐蘇曾王諸公咸
世所稱大家繩趨矧武率不能外

考其途徑人人異殊要之闡聖奧
明道體該物理昭人文其揆未嘗
不一也

明興李何馱志復古誦法遷固一洗
近習煥乎同文

世廟以來海內作者並驚駭率文體
大變泯泯爾雅之域已不有關於

盛代崇文之治與哉吳門鄭君虛
舟少讀書脩學為庠校名士性不
喜習章程業第肆力經史墳籍更
博極秦漢諸家言吐詞發藻語輒
驚世人方以遠大器君君錮志韜
晦謝進取閉門寂居力昉古述作
時之名卿大夫若九宇檣轂之衆

每樂購其文日猝猝應之不暇給
居久之趙國君聘之吳君遂如趙
京師一二元公又聘之趙君復如
京師旋又復趙後去趙舍清泉固
檣轂之萃名卿大夫擁遽下上購
文者日益多君又皆猝猝應之餘
二十年所其稿多散落存者尚盈

積篋笥客歲汪子少石者取其北
游稿刻之胡君南溪續請其家居
者梓焉君自命名曰蝓蟻示退抑
也胡君謂余知虛舟且雅故介紹
來請文其端余取而盡讀之其文
春容典雅芒錫奕奕若明堂清廟
冠劍秩然大將壁壘旌麾森列或

靈峰秀巘峭拔秋旻瑤枝琪樹璫
映春谷至於齋淪浩渺猶岷峩濫
觴直下輸壑雖驚颺蕩涌儻忽變
幻不害其滔滔日夜也精神風骨
渾然俱融君非邃於文已乎士讀
書明道出而濟世著為勲業隱而
默善發為文章古今不易之理也

則茲編也謂匪道之寓道不藉於
斯文不可哉君平居於仕進餞送
郡國興作祠宇翔置凡所紀述往
往著經世之論然多不自名故逸
其稿余蓋重惜之君名若庸字中
伯胡君名迪字叔吉尊賢尚義君
執友也因併著於篇

隆慶庚午夏六月之吉

皓璣生傳

新都山人雲門詹玄象撰

詹玄象曰皓璣生者三吳之高世士也其成周之苗裔耶案史周厲王季子封溱洧間平王皐遷新鄭采食於陳以國氏秦漢以下公族代有高行末屬居滎澤宋建炎中大司空天益公扈蹕南渡遂家於吳為山人自出之祖大父嘿菴公直輩於左史厥考介石公演易於博士博士生山人山人名若庸字中伯性妙悟叟嶷卓犖

十年就傳暗疏經義不謬悞一字竊覽玄古墳
典丘索四庫六幕群書十六試邑郡邑郡大夫
竒其文輒置第一十九薦南省食廩餼三試落
第遄歸吳門跌宕矯俗不事繩束塵示軒冕遵
先君之訓興高世之想隱支硎山中玉導檐褕
操觚提槩覃精竭思遂邃古文詞賦薦紳先生
咸推讓為先登先進名公鉅卿海內彈文之士
爭敬慕山人吳之人士鼂畧蘭橈筍輿邀請問
竒歲不暇給矣往往誦法山人詩文雖覃竭精

思竟亦莫能竒也然性倜儻重交游睦族黨溫
清承歡名溢里中逮先君捐館捧手澤而盡傷
老母終堂貽柩圈而掩泣廬結墟次一室甕牖
列植蓬蒯封護壤堊嘿坐沈鬱人過廬下陋其
居指山人為蛭蟪之居山人遂自號蛭蟪生云
三餘乘輿汎婁江覽虎丘底震澤窺洞連歷武
林弔吳王之苑登嚴光之臺觴詠賡歌陶然有
得會心處趺坐竟日夕縹題細帙貯篋盈車任
散任留存仟伯於十一者也 趙康王慕其賢

十年三聘乃起陳七賓以見以上賓賓焉講鴻
寶苑祕最詳王色喜以為復見更生於異代之
下下逮率更中涓咸肅事之鄴之人士及省騎
甸家屬文賦者絡繹相望若通都然四方求識
山人者亦尠匹其竒謂山人高世之士者非耶
先帝朝官詹程松溪冢宰李古冲以纁幣安車
來鄴中迎至都下最敬重之時嵩蕃用事勢傾
中外聞山人至津津色喜計請山人往見為草
玄山人竟不往見又計以鏹幣招邀之山人席

不暖幡然辭行少師徐存翁為文而餞之多所
稱引今亦収載集末可考復如鄴編集類雋書
成凡若干卷行於世且憐輕勢利故舊貴顯非
虛已下交即至厚必卻避之如玄象以布衣寒
素雅慕山人談文賦權古今屢日夜山人則以
腹心交懽遂訂盟於傾蓋之間尤忘情於貨殖
睇矚繁星參錯罔辨錙銖聞貿遷泉貝刀布任
其翔貴不問價值不屑鄙細可知已少館甥海
上富翁翁驕悞兒畜之竟携婦歸奩貲甚盛悉

不取後婦翁祀絕宗人為析萬金之產例執憲
條招山人藏闈分之三至不應其輕財類如此
生平晦跡潛光不銜技自賢名多藉代纂組精
思咸合轍軌造造多碑碣之鑄刻臺省之餞送
經籍之傳序文成可觀下至樂府雜著稗官小
說蟲魚草木傳奇等書止刻布仟伯之什一大
都散逸邇歲汪君良迪刻其北游漫稿胡君迪
輯其家居諸作踵而成之可謂尊賢好義者也
集成請標於山人山人自題其集曰蝓蟥黃汝

揚薛玄象曰先生謂子藻文博辨真知言者傳
其行事之跡以詔於後之人非子其誰耶張傾
蓋交歎各推讓為先登也乎因考先生之自序
云予汨沒觚翰六十載於茲矣俄頃應對無益
於世無裨於道苦心彫鏤髮鬢蝓蟥日營穢壤
不能先於人予其蝓蟥哉濩落明時白首休浮
不自悟也詹玄象曰先生蓋以佔俾不足以游
藝也故擗摭以索隱擗摭不足以寄傲也故薄
遊以明志薄遊不足以信遠也故纂注以貞教

始抱超蹕之行言過乎謙矣薄海外內如先生者不數人顧托名於蝓蟻之技與莊生曰蝓蟻之知在於轉丸豈其知弗若與曰非然也蝓蟻混處牛後轉穢為輪用逆斯順以卻為遠爰踣踣而絕類因橫議之嶮嶮化為玄蟬進乎技矣宵人嗇夫謠拍詬衢蝓蟻哉蝓蟻哉何以異於人哉台聞言而愕愕胡謬悞以蔑直道時行而時止眇嫻嫻之委形思絕地而通天化臭腐以竒神其醜也不知其蟬其蟬也不知其蝓為蝓

為蟬誰究厥端山人其醜乎其蟬乎我知之矣是故弱冠飛聲憤綏翼鳴同其文與甘澹絕旨含氣飲露同其清與榮祿不詘黍稷不享同其廉與羈逗儻舍處不巢居同其儉與待聘卻金候時守常同其信與比類總德游何有之鄉超無窮之門蟬醜穢濁之中浮游埃溘之表離垢易形和光同塵齊物不貳與松喬而引齡矣先生以蝓蟻託迹於其始予以蟬醜議擬於其終先生抱超蹕之行誠三吳高世之士也豈真所

謂蝓蟻也與哉改鄭自周秦以降先司空而公
族之盛代續冠綏蟬聯閎闕至山人而文學不
顯謹案史牒纂傳以埃后世賢人君子撫采焉
迺申讚曰茫茫靡屣弄丸轉輪名場殖疆大溷
歊蒸鼉營畧苟逆施倒行太上隱者闔閭有人
天運推移大塊併懔曰蝓曰蟬何本何因能退
能進能卻能征能穢能潔能腐能新能潛能見
能化能生能岑能卑能聊能鳴公族翩翩冲齶
葆真昭示來裔監觀人文 隆慶庚午秋日

蝓蟻集卷一目錄

頌

擬新廟成頌

甘棠頌

靜海頌

衡嶽頌

記

張侯活囚記

東源子記

樗山記

遂初園記

雪齋記

南塘記

復軒記

河西記

坤巖記

紫厓記

候潮館記

瑞榆齋記

筠莊記

韋菴記

梅窓記

清明窩記

南溪記

蛭蟻集卷之一

吳門鄭若庸著

新安胡迪校梓

頌

擬新廟成頌

猗與盛哉原夫聖人立極禮定夫民志明王致治孝本乎因心垂典則于無前炳璇文而默耀囿黔黎于允若屹盤鞏而向安肆惟高皇帝電掃天旗肇淮泗而開基萬禩

文皇帝雲飛日馭奮燕冀而主祀百靈重熙仰
列聖之光允殖昭一統之化九垓同軌四海魚
波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鷁鷺咸修其文德熊羆
無用其武功澤被殊方更紫舌黃支之俗貢通
遐裔盡四眉三角之珍太平之祥見無虛日至
德之事史不勝書

武皇帝履仰成之休肆緝熙之敬宣威逆漢倏
並驚於雙龍結興游宣將遄飛於八駿兩增舞
羽方格苗民九服遺弓同悲兆姓諄諄玉几之

告祖訓是遵惴惴金甌之圖賢聖繼作於是我
今上皇帝誕膺駿命茂纘鴻圖太室之祥式符
堯門之瑞斯顯外舍宗藩入膺寶曆揚龍旂而
饗帝負鳳袞以承天繼日月之貞明補星辰之
絕縷乃以我

獻皇帝以服析珪之列寶開當璧之基謂神器
既歸於

聖躬豈追崇之可後以尊名未逮於

皇考誠孝思之靡寧蒐采群言推明大禮三年

聚訟儼壁壘之難降一詔敷綸遽乾坤之底定
杲日輝而繁星隱迅雷擊而土鼓崩粹然允合
乎人心展也一根于天性弘加顯冊丕著鴻名
廟載新列祖之傍規益隆大內之建創經綸於
寶思敷造化於靈襟玉斗珠衡挺皇王之表丹
書碧篆煥河洛之文七鬯魚疆宗祧有翼於是
禮定而人心悅孝立而善行從三靈協饗百工
咸事誠聖人之能事昭代之盛節也猗與盛哉
草野下臣遠伏海澨率舞聖化拭目無因三復

瑤篇稽首興頌其詞曰洵美漢東翼軫所麗邦
之雄兮圖瑞告靈河嶽闡幽潛真龍兮曰惟天
枝繩厥祖武德孔崇兮繼明兩作臣妾九域皇
徵庸兮於穆元后禹揖舜步歆華戎兮七曜協
景萬方畢軌昭大同兮迺光孝理倣謹天秩達
由衷兮好問察邇不寧宵旰殫帝聰兮相維夔
且䟽附將順亮天工兮渙斲載申玉冊有耀名
則隆兮芝房瑤砌金鋪鏤檻莪新宮兮籩豆孔
碩駿犇夙夜儼在公兮詵詵八羽皇皇九奏格

雲中兮惟皇建極作孚幽明俾無恫兮悠哉邃
古邈彼委世陋下風兮聖孝有衍惟億萬祀曷
終窮兮

甘棠頌

國家列省之設皆轄地數千里邈于 宰庭視
聽弗逮於是有重臣建節申厥邦憲保釐壤土
賦役刑賞兵戒之政督率其屬專可否以上則
御史中丞其任也壤以內安危利病曰由一人
凡所翕張克孚民心使人幸其至而懷其往來

嘗十一不至艱哉我夏公松泉寔來蒞南畿庶
平公怒鎮靜不擾賦役刑賞兵戒之政苟無苛
于衆無蝕于理者咸能安其故常罔事更異廢
序出納惟慎厥時不經之費皆令罷弛刺史縣
令奉若畫一十有三郡之人長養休息不知所
疾苦野無嘯呻渥澤旁流時海訏弗靖毒厥東
涯公神武默運遂夷元兇脅徙靡劉寬大之政
翕然江左矣平居持法不撓吏不得奸烝人謹
謹知畏三尺梗黠自化無敢為鷹鷂者非公之

弘才大畧碩德鉅望足以坐收成功哉公自試
吏為郎曹出貳州牧轉佐藩臬遂長方岳益有
殊勩其於楚服又以平夷寇書上功公之善政
能使人幸其至而懷其往又不獨於此時為然
也公方以積勞受賞天辟擢為左司徒卿將
弭使節入司會府疆域之人若不能一日違公
之澤迺圖松泉寓矚繫思附諸召伯之義爰采
與謠作甘棠頌云漉漉皇波南東之隅江淮谷
之奠此隩區高山崔崔坂原膺膺農殖攸平流

翰其府皇軫我疆迺命上公玉節央央往巡于
東公之來矣維澤霈霈章敷錫教乃覃子惠有
惠維何霖渥春曦坦坦貞恒寧震其施詎曰弗
震威則孔赫執王之憲其介如石我有力作
公魚我妨我有坻京公魚我戕海磔鮫鯨陸攘
犀兕惟公之粟莫或遑肆鈞我蕃育匪公疇依
穆哉玄功不識不知公拜峻陟往司土會我民
皇皇若罔攸賴莫鬱匪松莫湜匪泉眷言懷之
逝將弗諼松之翳翳言息其蔭泉之混混言私

弘才大畧碩德鉅望足以坐收成功哉公自試
吏為郎曹出貳州牧轉佐藩臬遂長方岳益有
殊勩其於楚服又以平夷寇書上功公之善政
能使人幸其至而懷其往又不獨於此時為然
也公方以積勞受賞天辟擢為左司徒卿將
弭使節入司會府疆域之人若不能一日違公
之澤迺圖松泉寓矚繫思附諸召伯之義爰采
與謠作甘棠頌云漉漉皇波南東之隅江淮谷
之奠此隩區高山崔崔坂原膺膺農殖攸萃流

翰其府皇軫我疆迺命上公玉節央央徃巡于
東公之來矣維澤霈霈章敷錫教乃覃子惠有
惠維何霖渥春曦坦坦貞恒寧震其施詎曰弗
震威則孔赫執王之憲其介如石我有力作
公無我妨我有坻京公無我戕海磔鮫鯨陸攘
犀兕惟公之栗莫或遑肆鈞我蕃育匪公疇依
穆哉玄功不識不知公拜峻陟徃司土會我民
皇皇若罔攸賴莫鬱匪松莫湜匪泉眷言懷之
逝將弗諼松之翳翳言息其蔭泉之混混言私

其濶靡人弗思曷云其方如彼召公蔽芾甘棠
林林懷民孰是之慰元德履亨厥施不匱崇階
日躋漸彼之園奕奕名亭千古同輝

靖海頌

天王嗣服十有九年乃東徼弗靖椀槍薦孽澤
鹵獻沴蠢爾蜂蠆負鳴盜兵或狐鳴鬼瞰焚剽
居聚或擊濤引颶置羅商旅有境土之責者嚴
保隘害扼其內侵四方販粥之夫無能邇郊圻
金昌之塗群物翔貴昨庶嗷嗷桂炊玉食猝未

有圖上方略者惟我蒙泉君侯以鄒魯賢豪載
筆宰庭爰奉璽書持使者節巡畧吳土抗䟽請
討命將選徒俾建旗鼓載斧鉞陣于東崖君侯
播之天子威信下令緩死綏厥更復脅者胥來
惟元兇未夷憑陵釜鬻將士方以驚沒為艱班
如不晉君侯載信援桴之義堅操馘斷嗾以神
速乃仲冬旬有九日戈船抗旌馱浪蒙照當轍
莫奮鱗次授馘流丹積水濟皆王谷長驅建舩
直擣龜鼉之巢虔劉大憝奠我遺黎若穡于田

若漁于端若颿幢于困咸適其適隰人憇寧吳
乃大晏僉曰异哉海証怙亂其來永已繇夫治
之者不道戡之者無紀貪功則戮服以蒙賞狙
安則弛惡以藝醜厲階攸肇疇其禦諸方君侯
之主是役也以筭則精以令則善以撫則信以
殛則烈故順者遂其生逆者殄其類稂莠悉去
嘉穀允植匪萬世之利與故曰震虺闕之勇者
介冑之能也審幾微之畫者惟幄之神也不決
其楛矢乃弗發不挈其網罟乃弗張惟茲洪伐

於君侯孰上焉庸屬君侯理籍沐浴休嘉弗敢
自昧謹拜手稽首而作頌云重溟混茫絡彼震
方于吳之疆受輸積流瀟瀟泱泱蒼隰中浮以
田以漁巢窟是依莫匪烝黎穆哉淳風萬方攸
同以莫不蒙有勃狐鴟為昏為妖天紀是饜揭
旂斬兵澤藪其憑詎曰敢膺聿來鳴駉懷生則
恟惕號于公皇怒赫張天聲載揚迺受斧戢霜
臺先猷我武惟邁電掃星流艤觸奏功藉濤染
鋒如蚊如蠓剗翦蛟鯨式晏以寧波臣不驚矧

茲元元休養萬年皇仁如天翼翼海隅銘勲弗
渝繡斧之模

衛徽頌有序

太史衡山先生躋軼耄歲舍己酉仲冬六日厥
維弧辰鄉之卿大夫士若遠爾友邦敷言崇觴
櫛轂奔湊亦旣侈已往也嚴君於先生有總角
之好被服風猷不敢以疵賤廢爰放崧高之咏
為升歌焉夫風人六義其旨畢備其道則本于
愛敬繇于感孚歛然而萃莫可禦也有弗于先

生憲哉是故明德至斯申錫昭曰降爾遐福惟
日不足素履順斯考祥合曰旣多受祉黃髮兒
齒引翼臻斯燕饗逮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羣
望協斯禱頌興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先生植
節髦邗脩正自閑金玉之度軌厥往哲立幟人
紀而砥礪頑鈍馨香群物之表故明德至矣肇
自家食入官詞林逡巡請老窮達進退屢易途
轍高介山立純心天游確乎不可奪也故素履
順矣繼述則不墜佑啓則愈光蘭芬玉輝旅晉

左右維祗承先生之顏故引翼臻矣學足以經
世文足以詔後道足以範俗邈焉東涯風動方
夏極於蠻貊罔弗知有先生在焉故羣望協矣
若是則先生有之而奚俟於億耶先生世衡產
為荆楚雄郡其鎮衡嶽也靈粹凝結抽竒宣秘
駿發啓祥匪先生其孰任哉乃再拜摛頌衡嶽
以獻為先生壽謂夫同高峻極齊永貞固云爾
其文曰肇闢玄黃乃陳卑高四流既匯五嶽是
苞節矣名山楚鎮斯標靈峯嵯峨積岨蕉蕞穆

穆寶洞隆隆仙署翠霞朝蒙爽氣晨駐鈞物秉
權棲神結宇兩曜同明二儀並固誰其方之遠
彼哲人儲精含元維嶽降神為龍為光如玉如
金文繡弗華令聞孔殷宣懿今昔揚芬遐邇以
媚 王國展也君子待制 紫蓮綴辭丹史言
懷考槃厥亦遄止棄蓬有輝明星在天屬彼衡
峰于楚之垠允哉岡陵弗崩弗騫獻瑞作朋於
昭百年

記

張侯活囚記

張侯守衛篆之三日平反圜牆活一偷事甚異不崇朝里巷譁然稱快云偷衛戍士家奴也胠主篋攫金將亡主執箠之不死以付吏吏杖之復不死乃逮繫獄主賊吏俾盆焉吏意授卒卒寃之未忍也主復賂卒卒利賊且畏吏督夕具偷五毒加桎梏扼其喉而去偷未即死稍振首覺扼可緩迺益振髡髮爛頂扼竟緩氣颺颺出得不死明發卒嘯徒撒屍見偷尚生相顧愕眙

且啣其黠目語額瞬遲暮而手之偷分死矣丐同獄得緡錢貰醇酒數斗沈飲待盡未日具報候至偷緣檻大叫候召之廉得其情處曰法偷不論死必以三則殺無赦奴與主屬也死且得未減乃今竟殺之哉命咎而遣之偷頭搶地血濡死不止候叱起再乃躍去嗟異哉偷一蚩蚩耳與不足援儲不足衛畫不足周丁主之殘吏之酷審其為杌上肉也寃乎哉鄉非侯無死所矣而竟若是豈匹夫不辜天固慎重若有鬼物

者司之否耶天斬其死而候續之蓋有孚於明
明也已將不有復候如于公者哉方今天下不
一獄寃不一偷奉法之吏不皆侯也偷亦幸甚
矣昔人有謂錢至十萬可以通神駭弗敢發在
昔猶然况於今乎悲夫昧之弊法也久矣因述
侯事以儆於有位侯名瑀吳騎都尉不名主吏
蓋諱云

東源子記

嘉禾之指邑曰禦兒地為東南沃野傍多陂澤

北挹具區東際溟澗蒼雪之脉縹帶其間葉子
元卿居之剡剡利涉紆折容與若有得于水也
則曰堂坳蹄涔或勝芥馬方舟而濟溪壑至於
海餘艘樓櫓不足負已夫猶水也堂坳蹄涔不
得為溪壑溪壑不得為海昧者喻之視厥所存
迺自謂東源子以尚厥志以告鄭子鄭子曰善
夫子是志與帝臺之華濫觴于崑崙達于江淮
河漢滙于海裔于析木人力弗能壅天時弗能
涸呼吸元氣摩盪日月古今惟然者其源爾也

至其支散汪濊朝盈而夕除若溝澮焉固奚足
恠是則水也已矣可以語學子學道者盍觀其
時佔俾鉛槧僅足闢古人之樊援剽奪其詞粵
以辯焉相為長雄橫驚六合或獵取華爵身都
榮名則沾沾自足謂學之道盡於是是誠堂坳
蹄涔然求為溪壑且不可得有不為東海若之
竊笑矣乎是故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厥有秉藝
本乎天性志于是成章而達固知其不壅且涸
矣其於堂坳蹄涔也何有葉子唯唯遂為之記

樗山記

陸子九臯游于震澤之野得畝丘焉木喬而榮
樾蒼而苑囿輪紛數千章蔽天若歷闕人代而
弗拜者升而睨其傍層巒複嶮蒼然摩霄或濯
濯焉童也而茲丘之林僅存陸子異之問於澤
之叟叟曰子弗知樗山也夫夫徂徠之松新甫
之栢孰曰不美明堂建章湏之率弗逋斧斤之
患樗之為材擁腫卷曲不能繩墨規矩大之無
棟梁榱桷之具細之無輪轅弓矢之資立之塗

匠石之所不顧蓋大而無用者夫是以存他山之材非梓則杞耳惡恠其不濯濯然童也子曰甚矣茲山之似余也哉翠以羽戕犧以尾殺龜以靈故焦蘭以馨故燬善耀者害之府也善庸者禍之囿也古今天下滔滔皆是故曰犧尊青黃惟木之灾余生無兼人之智無匡君之業無及物之壻無干祿之學進不得取尺寸于時退不得攬謀斷於其傳瓠落穹壤無所於用日汶汶焉藜葛芻豢之僅適已矣而無敢望于他余

亦幸獲斯以自全甚矣茲山之似余哉叟曰嗟乎夫子之不自能乃所以為能夫子之不自賢乃所以為賢也吾聞夫子耳無善聽口期期不能語叩其中博洽而有文屬筆豐豐弘然以肆也尤精古書法畫史物來而應萬慮弗舛彼聰於鬪蟻辯於懸河去夫子抑遠矣夫子猶若猷焉豈所謂與道浮游無毀無譽一龍一虵與時俱化而無專為者與陸子嗒焉不能復因號擣山以志所適

遂初園記

揚州多沃野畦畛漫衍無靈山邃谷冥棲之士
徃徃自力設援疏渠昇石樹木鬱然成丘故名
園之勝甲乙洛下高子世化世以科第雄長茲
土華腴累洽平山司徒嘗闢居第之偏為園而
蒙谷光祿實繼之瑰雅環秀為揚之冠光祿死
數更大故乃蕪穢不治高子始九齡弱弗克樹
時時觸蹈榛圯咨嗟憊懣若弗遑處踰十年志
銳力完爰度故疆拓而維新之前列三亭中翼

而南麗為涵暉左翳灌木規其寮城而相比焉
為駐景右則篔簹百枝四繞叢桂為攬秀攬秀
之北屋三楹丹雘藻繪圖史參列為小谷精舍
東有崇軒頡之其制成若為息賓中為門負函
暉北啓頽其上曰遂初其內踈樊曲檻奇花異
石環布位置各中天造委地磬折涉者成趣焉
揚之人譁然羨之且曰高子誠無忝於遂初耳
矣高子亦忻忻然得也嗟哉是則高子已矣乎
天下之乘除盈縮譬則旦夜物極而反於盡恒

也然亦有可恃而永存者固默行乎其間而不可尼昔者金谷辟疆之侈埒於王國天下膾炙之使其有賢子孫必不能僅存於今亦明矣高子之遂初固將輕重于茲園也哉子方以英舊之才邁往之氣俯仰鉛槧而充之延聲光襲華耀夫亦染指于斯矣無惑乎忻忻然得也頃余自吳都來遊于茲求而得其志因其請作遂初園記

雪齋記

雪齋者歙汪君鳴和別稱也鳴和旅吳與余游時造之居特消繁屏黜文緝棟者以素墁者以墜匡牀楮幃虛焉生白鳴和手編書怡然而休余惕曰溺哉風霆雨露霜雪霰雹所以裁化而育物故玄冥秉馭滕六效職厥宜三白告成功耳雒陽高卧程門儼立君子履道而維其逢錄以暴之然匪意也君固意矣乎君曰否曰馳興剡曲則宵征不憚縈思灞橋則永言莫違亦足黼藻諷詠流澗丹素斯其人意矣然非恒也君

固恒矣乎君曰否曰維予列祖稱梅軒翁者獨
行抱志尚友逋叟故踈影水濱橫枝竹外寔寤
寐焉負手曳杖於封條彌野之際夫亦習已孤
標雅望尚哀然黥歛間君將繩武於茲而憲矣
乎君曰敬諾夫子進之余惕曰淵哉先王之教
立愛始親謂敦本也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詒穀
攸在不忘為難夫汪有世望而翁克克宗式穀
似之惟君之嚮匪孝思弗匱與是故齊者存乎
孝者也卧者止乎節者也立者純乎敬者也游
者循乎達者也卧以弘節立以廣敬游以信達
遇斯得已奚恒邪孝固恒德不可以間是故顧
覬於齊也觀於心不觀於物非道也哉夫是則
錯行代謝為時屢遷而霏瑛積素嘗不外几席
間矣君益恒哉其無弛於斯君曰敬諾請余書
記之

南塘記

大都護西安南塘雲君以武功起家至秩二千
石世祿秦中燁有殊譽秦中故西徼地夷獠雜

處獷悍難制內訌外侮竊發不時秦之民恐恐
無虛日矧熙洽太平之餘武備日弛銘功之家
多統袴不競蒞事者無赫赫之功君英毅奮發
罔瘵厥官自衛騎都尉至叅督府所至罔弗卓
有所樹立今柄旄鉞坐鎮皋蘭屹焉長城帶礪
茲土西人聞雲將軍在邊皆啣指辭舌相戒無
敢言堅利者君偃然版屋之上與民休息使朝
堂肉食之人率無西顧憂亦艱乎其人哉君守
西安時嘗治別業于南塘擅禽魚水石花木之

勝文軒綺寮圖史叅列職則反戶頤神手事鉛
槩探索理奧觀古今成敗或招嘉賓與之釣游
觴咏樂以永日乃自謂南塘人亦因之今天下
之人聞稱南塘者無弗知雲將軍也匪其才優
于政足以自逸而能然哉君方擁重鎮連徼北
鄙羽檄紛錯烽警交驚劇裁應接迎刃不留而
又善撫馭士卒感奮用命故不待隻輪鏃矢之
煩向之獷悍難制之人莫不垂首帖耳于桑麻
耒耜之域古所謂大將有不戰而屈人者君非

其人與余少長江左涵育文治所見武弁之士
多驕惰自廢不良于職有受賞于上者亦多以
薄書期會為賢橫金紵朱若無所事即有小警
則相顧駭愕莫可為計尚奚取於赳赳干城之
才也哉其視雲將軍何如也余客吉子晚嘗成
皋蘭為余語雲將軍事請記南塘余嘉其人重
有感焉因書以畀之

復軒記

汪君應化請記復軒謝氏之稱曰復軒氏年富

而志充業崇而氣下礼恭而言訥跡隱而名章
惟其居罔弗知惟其弗知罔弗比故居者咀其
華比者服其休邈邈罔弗謂復軒氏賢是以敢
請余曰嗟復軒氏車牛是役趨羨殊土居諸之
代川原之邈有不曰惟棄與梓每懷靡及者乎
若是以復曰否曰復軒氏少慕祿仕長汨於竒
羸之會泯焚旦夕梏焉反覆有不曰履錯之敬
存思于介覲不遠而修者乎若是以復曰否曰
復軒氏襲冠纓之後徃以炎灼邦族其耿光烈

烈也有不曰興墜震靡以承前人之休者乎若是以復曰否夫復軒氏根乎誠者也其曰尚誠則父名之其曰子立則賓教之其曰復軒則已謔之謔而弗忘幾於不失以克有聞故復軒氏根乎誠已敢重以請余曰至哉夫實理流行真實無偽物得以生其貴也不鑿理出于天皆備于人物得而名其貴也不貳始而元亨久而利貞由通而復其貴也不息不鑿故其秉純不貳故其立貞不息故其復嘉此聖功之基昔賢所

以教也復軒氏其善學也與哉夫或有有初之戒則奚不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惟汪子以告庶幾復軒氏慎之以無間然于知之比之者

河西記

松陵柳子文卿居邑西郭長河之涘垣屋言雅樊圃幽曠蛟潛蠖屈徵嘉遯焉河之流注茲松江西游震澤東極于溟海萑葦蒙茸島嶼縈曲湖上群山參差互立煙雲變幻晨夕萬狀椰子時俯回塘抱膝獨咏或携小艇醉呼白鷗芳洲

之上扣舷而歌曰採蘋花兮擊清漪河之西兮
可以樂饑網羅高施其曷我懼再歌曰天地逆
旅兮光陰隙駒青山可對兮白雲為徒侶魚蝦
兮翳旅蒲河西之人兮其莫可呼耻谷子過而
問之曰異哉子之為道與夫遯世離群之士鴻
冥以為高鳳飛以為瑞其視人境若將逸焉是
以箕穎搗謝奕世而名崇商巖靡終詭行而節
廢斯亦不可誣已今子居麗煙井不絕耳目之
役帆檣之所會籌筭之所經日紛紛焉夫豈有

楚然之音乎而固謂能遺世者邪柳子曰未也
吾知吾河西而已莫睹夫世之所謂汶汶者也
嗟哉子所以蟬蛻濁穢浮游塵埃與棲其身弗
撓其真安于內而遺其外非有道者不能而子
則獨能之曷愧哉語曰大隱在都市若子可以
稱大隱矣安得遂起漆園招河上公與子徵之
柳子躍然曰有是哉夫子知我也請自號河西
因志所言以訂于後

坤巖記

新安歙邑胡良卿甫少服賈事有聲江淮間
過吳門因謁者介贊登賓階且自叙其別稱為
坤巖請予記問之則曰坤歙之名山胡氏聚族
于茲者二十世矣今余事舟車之役有畎澮而
弗獲荒以闢也有棟宇而弗獲休以蟄也余之
懷茲山而弗能暫以息也故於所寓則顏之所
至則稱之夫亦著夫弗忘耳矣余曰異哉余聞
黟歙之山坤居其一想其巒嶠層復岩壑空洞
崕岬萃萃林樾之所蔽雲霧之所蒸子有衡門

考槃其下則其謂之坤岩也亦宜今余闖子之
廬則康衢之塗有輪蹄焉登子之樓則利涉之
川有帆檣焉瞰子之室則紛乎鳴篳角筭者踵
相襲也惡睹夫所謂巖巖者哉曰不然慕山而
謂居必于山者尼也去山而謂居猶有山者罔
也故吾之睹茲山也以意而不以目也故吾之
見山於吾之廬也知其有而不知其無也羨墻
視堯夢寐揖旦豈謬悠耶吾聞諸大易云坤之
象為地為母百穀草麗乎地人本乎母斯不可

誣者吾胡之祖若孫藝斯而食蠶斯而衣蔓衍
而未艾而吾復早失恃瓶壘依依有弗克置王
公薦紳間嘗以慕萱呼之故吾之憮然於茲丘
者有由矣則吾謂之坤岩也其誰曰不然余有
聞矣

紫厓記

歛之聚其一為潛川潛川之陽有山鬱然而秀
曰金紫懸厓壁立峭若連障煙光霞景蒼翠互
出其下院祀宋秘書丞汪公子孫真厥居焉夫

越國剖符唐家金版玉冊照映百祀公丕承之
六邑之汪維世越國金紫之居乃出二丞其人
皆彬彬禮讓克揚先休至遂甫為善士奉若厥
身惴惴弗遑其與人退焉若畏有言恂恂若弗
出諸口也其事為廢著能不沾沾為賈人之習
其居吳門吳門之俗浮夸易靡遂甫不為亂又
多樂游英賢章縫追趨由由焉耳矣其稱紫厓
齋居揭之顧諟弗去或曰遂甫植四方之志東
觀海岱千巖萬壑有蒼厓竦秀者乎跂而望之

粉榆在子囑矣或曰遂甫壯事丹頓今髮種種
倦游旋歸考槃礪阿展也乃心邈乎邈哉是匪
其志也夫堂構楹獲非古之艱惟今之艱越國
伏劍草昧迄于裂土穆穆元侯光被四裔秘書
升華蘭省司藝允諧啓爾後人曷不煒焉綺襦
之漸有弗勝其任者遂甫率厥攸行弗撓厥志
明明烈祖是憲是繩將不撫平泉而思戒睇磐
石而流涕乎是故不必足蹈蒙蒼手摑蒼蘚藪
瞻紫厓孰得而障之語曰良弓之子有不為箕

良冶之子有不為裘遂甫之志謂無忝矣遂甫
名顯良蚤能以孝弟聞克自表見云

候潮館記

古者列國皆設候人職廬館以待四方之客重
賓旅尊王制也國家於通都大達郊關之地莫
不有驛傳遽舟楫供帳餼餼役徒之具甲乙之
等迎送之節令格秩然貴臣上使旁午而出其
塗咸有所歸司土之吏得以展敬修禮維是之
藉故其事於為理甚切且要至不可弛窮鄉支

邑額罕建置境之牧長因義而興代亦不乏焉
崑山指隸蘇郡相距二舍許東連屬徼更二百
里貴臣上使颿檣輪鞅卒由于茲者晨以夜繼
邑西故有賓館肇創于宋元祐間其東則瀉壤
漣木莽蒼彌望又地當婁江之濬後引具區前
翰大壑潮汐升降舟行以為節途巡歷徑恒多
野泊其所謂迎送餽餼展敬修禮之際亦無所
於舍稱病久矣乃宋侯陟臺視縣之三月政通
人和志舉百廢遂相度厥墟購地于民取材于

公徵役于暇筮日庀工築館告成為堂三楹櫺
櫺攘潦靡施藻鏤垣墉車門畢于暨塗於是望
者樂止即者思憇凡事事于東胥有所馮爰頽
之候潮以示實也烏虜是不可觀候之政哉其
事易故其惠流其制簡故其儉昭其名覈故其
信孚其禮達故其敬著一舉而四善具矣方今
天下郡邑隨牒之士多務征科獄訟之急於斯
舉視若緩圖故雖通都大達寺弊如褒城者奚
啻十九况於窮鄉支邑邪邑西之館始作于宋

曠然百世而東門之役若有待於今日斯其人何如也是又不可觀侯之志哉邑之人僉謂宜伐石以記俾是道也將訓于後列其事來請遂為書之

瑞榆齋記

王君為燕居之齋既落成予造焉夙予以入由謁舍之右文棟墁墻丹檻綺䟽耽耽邃也其顏曰瑞榆予詰焉又夙予以出由門扉之內其砌有榆厥條虬暢葉乃沃若欣欣然榮也是奚

徵哉君曰昔者吾母之為家也其績也勞其贊也審其培也滋其詔也裕乃寢乃休有興廢啓後之圖有告符于夢者若曰園有蘖矣兆維遂矣培之達之俾勿闕矣晨而薙者入蘖者見以告諸母母異而植之門盈咫也而漸長矣尋丈矣今裒然林也吾竊幸焉榆信林也蘖而蒙芟蔓焉耳鄉非薙者之識弗見也薙者能見夢不先厥吾母弗閱而培也故使母能夢而不能識薙者識而不知夢夢者感識者見非神哉母今

往而榆猶蔭吾門業幸未圯是若將詔之以與
者而謂之非瑞可乎余曰俞哉草木之榮本乎
天而麗乎地其盛衰也繇乎人故桂以實蕃槐
以王茂咸兆也咸瑞也然咸人也而長之極也
天焉其誠神哉徵瑞于榆存榆于齋吾則有取
於君

筠莊記

高子少讀書晉陵之野有壑焉其周為畎澮衍
為町疇瀦為陂澤皆緣以竹箭嫵娟蓊鬱望若

篔簹之谷然不得造也徑以達中乃夷然為門
為堂為齋為場圃庖廩樊援之屬亦皆緣以竹
崇卑踈密咸適其宜高子始為經生弟子出居
業庠校入事佔佛玄覽邃討學益深詣人皆重
足朶頤眈以圭組而高子窮居節華不以為憂
未嘗有躁心焉則曰吾其堅忍獨立以無逢時
哉猶吾莊之有筠也因稱筠莊為詩文曠視前
代而書法流麗俊逸故筠庄之名徧江左已而
登鄉書升胄監俶縮銅墨遂佐郡符再晉為藩

相雍雍于于信志行道人皆想望風采而高子
卑牧鳴謙不以為喜未嘗有侈心焉則亦曰吾
其堅忍獨立以無逢時哉猶吾莊之有筠也故
名益大徧而筠莊之稱日益章方茲挂冠言旋
三徑猶在杜門寡營尚友標鹿視世之紛華聲
利猶溷溷也君子曰甚矣夫高子之似筠哉遠
而弗厄行而弗揚我操其恒時乎翕張記曰竹
箭之有筠謂其文也若高子亶乎其文已余友
梁子野雲與高子友為余道筠莊甚習故樂記

之余方俯仰林樾適懷清風尚期乘春帆絕具
區徑造子所問此君無恙更以斯言於高子質
之

韋菴記

溪南吳子吉修家食燕息有濠稱韋焉迺車牛
服賈四方旅于處亦稱韋焉無有遠邇名韋菴
知吳子也吳子以告余曰放諸佩乎佩韋非古
也自夫西門氏之懷也而思反焉今弗覲子行
行若也巖巖若也容溫焉而已耳言訥焉而已

耳中退焉而已耳其天也哉固子之得於韋者
與子抱痛弗天覆育聖善嚙辛茹荼埒產益熾
平居恂恂繩趨矧止無殄行以凶于家危于躬
僂于其親於韋也則將安放乳嫠迄樹操心慮
患遘閔是慎戒厥包桑履霜者子甚習已厥毋
氏以冰蘖自厲慈節有聞子也奉將罔弗盡悴
象賢承志敦柔道焉永言顧諟詎言弗宜哉償
金自饑唾面若蔥君子不謂之懦深于養也三
戰而三比君子不謂之怯屈于親也可以範子

矣然求諸子靡依而立有獨行之勇不惡而嚴
有剛明之義是故非天者也善反者也余聞焉
高明柔克陳範有辭文明柔順翼易示訓子將
高明以立韋之體柔順以適韋之用而趨變隨
時允執厥中將無施不可匪直沾沾若西門氏
之為也張子房魁梧竒偉而狀貌如婦人女子
有得於韋宜莫如是敢以進子子曰善遂為之
記

梅窓記

吳郡西之藪曰具區其端皆大山層巒複嶮縈
紆綿亘中多居人率藝梅取實歲食其利凡畦
圃庭砌畎澮籬落之間吹香弄影徃徃而是然
每花時豪人雅士藍筍舴舻游眺相襲日恐弗
逮山之人則畧無異焉視梅若桑柘麻枲然豈
其不知梅之貴與抑與之習而相忘焉者邪余
與盧庫部少谷結社游覽踰月不入城湖山之
間適與梅值陰晴昏旦風雨雪月景有所接心
有所會標格香韻咸得其真時時徘徊瓏林正

樹中眷眷忘去顧茲山之人同調者寡陸君子
明謁來追從周旋弗舍似愜深好心竊訝之暨
造其廬綺寮文窓古梅交樾內設幃榻參以圖
史其顏曰梅窓益訝焉夫陸君猶夫山之人也
宜與梅習習則相忘而不知所貴乃其意向亦
猶豪人雅士乎哉豪人雅士於梅不習而能知
故遠而相求山之人習而不知故近而無所愛
亦恒也余謂陸君賢於山之人已矣夫同心相
合同道相慕匪人則然是固有不言而喻者昔

賢亦曰同梅而清清在梅前同梅而香香在梅外不識陸君亦真有得於斯與否

清朗窩記

今天子踐祚之始百辟卿士咸宣其能翕然允鑿質中興之治者時則少司寇執齋劉公寔維明諧祇肅邦禁為上倚毗嘗錫以睿廟宸翰文曰風清月朗用示優獎章公之善蓋公直亮清慎門無私謁筮仕卅載秩登上公而家徒壁立居無華享清風高節信足以披拂當時炳耀

來裔也洵乎懿哉公既謝歸爰構樓居恬休頽齡乃以天藻揭諸其楣其下藏脩之室曰清朗窩其侈上之錫示已之志裕後之訓遺安之圖皆燁焉昭已足匪公之沒而永存既遠而彌光者邪公之元子今由賢科官御史臺仲方主政水部季亦彬彬穎見胄監鴻漸仕版駸駸未尼又咸以藻躬飭行有聲于時蓋皆克副公之志昌公之業視今之世緒有遺榮者也魯穆叔曰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

大者謂之不朽今不特世祿且世其節俾公之心跡有賴而存誠若清風朗月顯然穹壤之內披拂炳耀恆久不已直將以太虛為宇八荒為闢劉氏之道可謂永昌而不朽者奚有以區區一窩之限哉余姻陶生與公之子國學同業成均介之來吳徵記於余余蓋嘗高公之節而且幸公之澤不泯也為之記

南溪記

余平生樂與歛之人士交歛之人士多亦多好

余于其山川井落生聚之所咸得心記若身歷者豈塘胡君南溪通幣往來越三紀矣胡君嘗與余言厥考近山翁沒時君甫九齡家已中圯與母兄居纍然釋子也然負志甚異長即從人習廢著漸能自力為母養趨時上下銖校寸累業稍稍集會世仇家訟甚對狀連歲月家盡散伯兄商死南陵蒲伏往歸喪贍丘嫂若孤女糜糈幾不給因白母入吳門居織文轉諸北徼所至遇以誠信無苦腴削龍斷人爭比之業復振

恒題其次舍為南溪且自稱余意其所居金竺山下琶塘之墟長溪亘之君少所樂游而未之忘也間質之君邑然言曰吾母中歲不天屬有四方之役不得旦暮躬救水吾祖父息纒咸在叢塗未獲亟翦松區遂畢冢藏夢結神駛若怍怍不能去將託以顧諟勿忘而遑及其他余心高其義未暇為記述亡何余赴趙國君聘居漳南又轉寄東郡餘二十稔再覲君清泉則業已大振歸獨葬其祖若兄及嫠嫂嫁其嫂之女時

母已沒合窳于父近山翁封樹甚周大治垣屋恤族睦隣市義窮塞族人嘗售以室竟居沒之亦弗問間入楚與楚國諸侯王交以其孫文祥尚主時稱南溪籍籍有駮聲君覩纒言余相顧太息且曰間歸吾鄉見山川澄鮮桑柘蔭蔓長溪曳練可濯可湘禽魚飛躍光影下上侶諸童佻釣游放歌邀嬉樂而忘反竊意南溪賦昔者懷思識之若二馬余哂曰斯遇也安危憂豫之異其情故其跡從之豈謂茲溪之景象能二人

哉記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若胡君謂
知本已作南溪記

蛭蟻集卷之一

蛭蟻集卷二目錄

序

送柳村陳先生掌教雲陽序

東湖詩卷序

送陳子萃鄉址上序

賀韓生士齊入郡庠序

汪學間先生壽序

居母姚碩人七十壽序

送莪陵許別駕序

懷生述感詩序

郡丞黃大夫六十壽序

上園詩序

雲野序

送兵憲范公赴騰衝序

送龔子內紹序

刊尺牘法言序

觀成集序

古岡草堂圖序

大將軍萬侯鹿園入叅漕府序

南園詩序

賀叅府王君海山人掌南都禁兵序

陳梓園先生壽旦序

代

送胡君龍山赴京師序

天山記序

賀守拙湯翁八十壽序

汪慕泉誕序

姑蠅集卷之二

吳門鄭若庸著
新安胡迪校梓

序

送柳村陳先生掌教雲陽序

開封陳氏以世德領聞厥士綬冕相襲暨于中
丞哀然望也中丞之仲子柳村先生少負奇氣
植志下幃績學藻行發矍士類其在庠校已彌
聲津貴聞顧獨窳壤棘試屢戰輒北迺迄以計

借詣天宮得牒司訓吳邑人或以抑馱為惜先生弗愠也迨蒞事要束有法克以身教俾人知明體適用無事躁進錄牒之士咸知所趨漸弭雕繪雖職在裨貳若不得制然其道行志信曾莫可措故先生於吳稱能官焉居六年擢司教丹陽人或以跨騰為快先生弗懌也由其弘大之負淵深之學醇正之氣彊執之守養之於素者浩然不虧故於出處高卑通塞無所不裕非謂有道之士乎哉丹陽古列郡大與吳埒先生行以教吳者移之有不丕變者鮮矣繇是以賢勞晉陟為天子惇典庸禮敬敷錫民將不於先生望哉方今天下庠序林列三德罕興惟章程縻文上下並驚師儒之官莫著懋績士習凋敝日以不競求其能挽今為古非如先生不可也故吳之大夫士及先生之弟子咸重其去比其行飲餞于郊外而重之以言

東湖詩卷序

東湖大都護錦衣陸君之別稱也陸世平湖聚

族旒旒多以甲科起家臺省岳牧聯藉仕版文章功業樹望中外乃君先公爰自潛邸交日以升輔翊景運為今上陛下倚眷虎符玉節克懋顯功君倣綴學制科更就武舉延登上第奄有茲秩握筦禁旅翹然執法聲績弘播晉莫淡也非克類象賢哉爰標東湖凡自京轂以及邀徼罔弗咸若若曰平湖嘉禾指邑當澤國之隩群瀦所經衆泖畢滙東負輸壑西亘具區迺際郊圻宅厥壤土萑汀葭淑雲帆煙檝晨霏曙旭

天影上下湖之勝惟君所游處厥輔立德矣乃今飛翔紫庭委馳法從文謨武略胥惠玉國有懷靡及弗遑于寧湖之勝惟君所寤寐厥基達道矣立德者行乎家也達道者行乎國也行乎家故止乎孝行乎國故止乎忠是故如玉如金純于天經克允厥宗惟梓桑之光不曰東湖之有吉士哉桓桓匪躬如虎如熊媚于天子以楨邦家不曰東湖之有蓋臣哉夫居不忘孝出不愧忠地之與人相為駭發是故君之謂東湖也

乎聞已嘉禾連壤吳門諸大夫士皆嘗登朝君
于處于行咸有所試國學陳子茂卿又於君通
家也卷則陳子為之諸大夫圖之咏之卷既成
屬余叙其事

送陳子萃卿北上序

陳氏以顛顛學名吳中垂五百禩其人率繇尚
醫晉陟華秩 明興益彬彬不匱迨春齋君尤
卓躒表見稱亢宗嘗典御藥及視院南北以右
納言老于鄉且沒矣其子萃卿今仍隸籍太醫

能繩嗣世業英敏克類居京師聲籍籍起朝貴
中其進未艾也客歲冬歸省其母夫人方還都
門謁余行僕馬號號子飄然無倦色志若甚銳
曰壯哉行乎子席世澤之餘盛齒抱藝游京師
其地萬國之會也猶良賈居市南金和寶靡不
登用矧於人耶子能奮其志紆其所長芒利之
器事事迎刃末穎畢見將不有知子而挽之通
津者乎榮名膺仕立足自致其進也奚難哉然
余往聞子先君在朝列其蘊粹而不銜其執下

而不揚其赴人勤而不求其事上寅恭而匪懈
其奉職敬慎而不失殫厥事事無急功牟利之
心故信友獲上其道大光完名保節終其祿位
夫亦偉已子蚤業進士博綜群言益精濡染淵
源之學凡所施治輒奏奇績跡其所向何患不
濟患或持志之太峻攸行之太銳耳苟能由子
先君之道紆徐緩頓守以誠敬他日將有赫赫
于京師遂都華名享高位揚春齋君之烈益陳
氏之耿光余日望子矣固曰其進也信奚難哉
言書而贈之俾萃卿服焉

賀韓生士齊入郡庠序

昔者先王建國君人黨庠術序之設為制甚詳
遵年視放就倫立科倫比以七年覈以九觀于
大成長善育德化民易俗道莫尚焉是故官必
先事士必先志貞于志慎于事與于教安于學
古人造士之意其弘也哉隆古之士先於立德
動衆化民無躡其緒逮身顯而名章學官之具

敬敷而已叔世尼舉選之法人始視黌校繇所
通塞若嚴閑然梯祿采榮率此橫驚其來漸矣
我 明獨以科目揚摧賢俊士弗緣此者並列
異途師弟之傳習有司之衡校修辭振藻爭相
激叩學士之尚蓋沾沾然也惡聞其所謂先志
者哉今 陛下首攬乾樞亟先教事屏黜華縵
歸諸惇實八閎之風翕翕丕變於是董學重臣
咸求稱 上意郡縣錄牒恒慎其選士皆兀兀
咕嗶不得脫穎自見頽一繫學籍若升危科廡

史午山馮公適歲大比視學茲郡博蒐七邑甄
其尤良者凡若干人鄉之抑阨皆顯然舒余里
中韓生士齊以上列入選補郡庠弟子里之人
謂韓生有采榮梯祿之漸以為賀余獨知韓生
之志不止於是也生宋名臣蘄王之世其嚴君
雲丘先生以醫術雄長于時雖微哱弁聲望亦
籍籍足重貴生能由今之學行古之道惟安而
親惟樂而信動衆化民綽有餘裕至于身顯名
章掇取科第直筌蹄爾其為榮也有不光大於

今之人哉生嘗抱竒志將必發率于斯故於鼓篋之辰書以為韓生賀

汪學閒先生壽序

舜江汪先生學閒嘉靖丙午八月躋齡六袞厥胤子化秩燕夙賓稱觴于堂其倩明經倪子汝方謁余言將歸祝之倪子嘗傳經江左時與余劇切文義雅相昵善故獲聞先生賢曰汪為舜江著姓綿緒至邈先生少稱亢宗綴學振藻彬彬穎見為流輩所推顧家壩弗克售遂決意謝

進取尚志貞遜視世之紛華靡麗沾沾刀錐若或染也乃隱居東山之陽嚮爾郊墅無喧囂輪鞅之彙雲峰煙嶼渚禽沙鳥會心娛志無適匪樂貴咸熏轅萬鍾千駟一不撓其中先生復孤介直諒傲睨今古不能脂韋澳忍與時上下浩然獨往將終身焉子化方瑰偉鬣校鴻飛有階厥季子過象賢惟肖期于底績先生以高年逸享其成若罔事事者矧其植德藻行浹聞鄉邦孝友錫類抑振振不匱也幾與哉是故先生之

壽也乎今之人動以日月山川觀齒黃髮為禱
頌之憲謂可傲於天而不迨其躬求之於人而
不質諸理余竊惑焉則固曰敦頤以裕之逸樂
以綏之錫嘏以助之裕者業之謂也綏者修之
道也助者順之祥也業臻而能保志靜而不撓
德博而不匱三善具而壽存焉是故天之所畀
與其身之所邵蓋有充乎其莫禦者矣非先生
之謂也哉倪子唯唯請登余言而歸

居毋姚碩人七十壽序

居氏世家金昌之里族姓最著其彥某君某以
明經籍學官恒試有司異等棘戰輒比竟弗售
抗節綴學植名章終終其身業且不墮厥配姚
碩人寔惟贊之內懿宣播程弗尚焉其誕二女
子長歸歛余君汝質慎纓其季會鉛山方君東
洋受少府牒理崑山求配于吳碩人器君賢以
季女歸女歸而贊方君稱冝家且時禪于理故
方君謂碩人有遺教也益德之迎碩人于官俾
就祿養未幾方君陟宰零陵以憂去再補昌化

咸以碩人俱方君以吏治上績晉刺昆陽念碩人老不任更涉即自免將規養于家碩人由願敦裕高年無恙今七十矣杪秋之晦日維受禘汝質先余謀介辭以祝余恒聞苗夫人前識韋南康之貴屬以愛女竟食其報若碩人之賢埒之陳涉富有國土不禮其婦翁若方君之義過之是故信碩人之賢則凡以為婦為母宜何所不善克方君之義則凡以施諸其親達諸其家宜何所不厚於是可以觀德矣古之君子驗禘

祥者于人之履貞履者以順裕順者以德故大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天之所助順也方氏有二胤子皆習業制科雋厥膠庠繩嗣世緒其來未艾碩人之享方氏之慶將不有永哉汝質持余文以行當必有復斯言者其無余讒

送莪陵許別駕序

許子莪陵倅南安三年宅心以畏蒞政惟敏底厲刻廉蒐薙蠹蝨俾吏不得姦法民罔淫朋政通化洽賢聞上浮軼厥庶官於是藩臬之長監

司部使者交賢之會詔下徵江西貢幣藩侯出
詹鏹五萬檄許子讓作于姑蘇惟他省歲幣卒
辦茲土大駟黠徒舞智規利營營其間以為恒
蠅嗅螻逐非有卓然之照介然之守是鮮不償
事者許子始受檄三讓而行入其疆慎帥攸屬
戒毋爾奸審授而嚴課之怵迫之徒無所於售
則損直以益許子不能墨則挾貴以請許子不
能假則講張以器許子不能懼乃自信益力授
者獻誠課者效績期年而告成輿人咸曰許子

之政似南安矣其心也畏其事也敏其操也廉
其繩也毅其下畏上而不敢抵禁其庸也巍然
故許子之政似南安矣然鄉也禪而制今宰而
專故其道大信名益章以宏吁其詩哉許子方
將轉幣天府當蒙顯褒受大任欲觀許子之政
將不曰有所試也夫于其反執此以錢

懷生述感詩序

正德己卯逆濠稱亂豫章率戰艦將窺江東天
兵扼其上游實艦以薪烈火而鄉之賊衆大潰

有司緣江端陳兵以遏逋者輒受俘焉吳門董子璠與其弟璨乘商舟于鄱陽為賊所劫乘潰而奔時安義宰山陰王侯軍石頭之隘重甲士成圍散遣扞陬毆逋者入圍中縣白幟令各視籍邑鳩伏白幟下皆相持泣不成聲董子既入圍聞傳呼籍居民具長綆利刃來乃大呼冤聲徹侯所召讖得其情命裨吏解衣衣之宿諸廐舍給壺飡俄謀者至傳令趣夜戮白幟下千餘人明發侯乃出二子告曰吾不得制不敢可否

微吾則若屬無死所知之乎因與之符獲間關歸乃署侯爵氏尸而祝之既二十有餘禩至是又將謁侯于家徧走郡大夫士乞言成編且曰余忍忘王侯之德哉侯之生我二十餘年于茲矣今獲微分寸之名于京師有子且能負薪幸不斬先人之祀先腐草木孰賜匪侯而敢忘諸余嘖噉言曰嗚呼鋒鏑之際其誠可畏也夫鄉石頭之圍俯白幟下千人餘也豈盡無如董生冤者乎董生言而生不言而死者安得而知之

矧其時緣江之軍非一入圍之俘不特一千人
餘也又豈盡無如董生寃者乎其言而生不言
而死又皆不得而知矣然使寃而不能言聽而
不能察則奚取於辯侯非精於察隱而惠人者
耶雖然死千人餘生二人若不足駭但侯方握
有制之兵居震撼之地苟縱一叛禍且不測於
此而能獨聽獨斷不廢其仁推是心而克之二
人者與千人餘等也然又安知其時又不有被
侯之德更生如董生者哉余固謂侯之不殺可

謂能仁董生之不忘可謂知義故樂與書之命
其編曰懷生述感詩凡若干首

郡丞黃大夫六十壽序

黃大夫者莆人也始起賢科守綿州綿州治最
今移佐吳郡年六十矣三月之望維其生辰於
是郡之人士暨于懷民無弗懽言宜黃大夫壽
者胥頌曰黃大夫主賦姑蘇轄七指邑有地千
里土沃宜稼益多饒產官者易于侵欲黠墨相
襲民朋吏嚚流輸緩頓其來漸已亦或矯之苛

峻刻意敲朴創罷其人僅以塞責然為蝕于理
固若也黃大夫蕙靜樂易不沾沾以管督為勞
豈弟所敷人皆感說成要惟時儲庵充仞野無
逋家故民不知敝又曰黃大夫植德天經施於
有政褻誠馭衆若所要東恒畫一弗爽俾民不
欺亦以是信于其上下無弗謂黃大夫賢者故
民不知偷又曰甫多聞姓黃大夫又族甲其土
仍世芾冕振響閨籍摘藻采榮之士方彬彬內
外黃大夫顧不滔蹈純毅無雕車文馬兼襲之

奉未始以醪糗侵民故民不知費居于茲三年
矣黃大夫之政猶一日也君子曰黃大夫之理
民也得理身之道焉其政寬故其仁弘其心誠
故其履順其居約故其欲寡弘仁則和感順履
則助至寡欲則氣昌三善具而壽在是矣長洲
沈某之來徵文也故復之以輿言傳亦有曰六
十始壽禮也矧其既貴而有子乎予於黃大夫
奚辭哉益觀今之有位徃徃貶損其年以傲榮
進未嘗敢以聞於人黃大夫不為也則其人可

知矣予又奚宜辭哉

上園詩序

新安之鉅姓多聚族以居其地皆擅山水之勝
久則漸成墟落苗緒滋蔓地亦顯聞脂腴相望
也非特其鄉邦之人知所區別而標異之邀陬
殊壤梗泛雲合俶聆族姓則閭黨畢見蓋其沿
傳者素矣歛之火墟曰澄塘為延陵吳氏所居
其胄自讓王暨漢番君唐少微遠有令緒其人
皆承累世之澤樹業比封禮樂文物粲然繼述

於今為盛其曰子東氏者維吳之彥少長統緒
能不忘學問以善其躬壯則懷資長游涉歷吳
越下上淮泗放諸梁宋之間持其奇贏以勤于
厥家顧其居澄塘二村之中地隆而阜岡勢迴
合清流縈遶茂林深澗平臯亥徑是曰上園歲
時覲省之暇荒之度之設援闢畦䟽術畀種
魚蒔竹燕息嘉遯恬然有抱甕之適而甘芼之
羞温毳之奉又怡然樂也乃自稱上園人亦亟
稱之君子曰善夫子東之稱其義博哉詩云惟

桑與梓必恭敬止夫上園者非桑梓哉子東氏
負四方之志瞻望白雲有靡盬之憂川驚陸駛
言懷考槃有棲遲之願遺略纓組鴻飛雀鳴聲
聞日遯有白賁之樂繩嗣一德弓冶弗墜大光
清人賢胄之遺有象賢之譽凡皆子東氏之志
也而其道則昭矣矧至於孤高絕俗凌抗風塵
卓焉一時偉望則地因以著若昔人栗里浣花
之稱又不茲寓哉子東氏嘗次吳門與藝園諸
士游多贈以詩間因余友詹子前山謁余請為

序如右云

雲野序

雲野戴君邦彥別稱也君世新安之指縣曰休
寧故席腴業以訾長雄其土其宗多克未見君
特裏誠秉義尤敦天經少壯弼財吳越間豪爽
雋逸與人然諾赴阨危至垂橐無所念嘗捐金
數十鎰市良藥使上醫調七劑周活罷療人皆
德之雖日浮湛筮計而抗志遐邈欲凌塊塈有
蟬蛻濁穢浮游塵外之想恒曰穹壤萬物能囿

吾知楷吾性或賢吾志慮大匪吾所緬茲寓矚
川澤騰氣悠揚下上斯由然適焉乃觸石膚合
滄興不已若溺于任過任則奪守密郊隱岫待
族靡形若苦于節過節則妨施斯二者皆是吾
厲孰與夫野觀哉龍從杳靄流幻呈象丘陵原
隰瀟曠舒卷大同弗窒細緼含養之道默行其
中於吾心又冥然會焉若乘飈輪排闥風息駕
窮寰之虛昔人符陽蒼梧之所見殆不吾侈也
君子曰雲野之觀乎達哉夫志高者其趨卓心

廣者其見大斯其人匪直歷涉觀游然已翺峻
明潔可與徵操流行暢達可與軌度幽間容與
可與範趨霽霖布濩可與昭惠曠遠無私可與
示同矧其親舍千里有懷靡及者邪故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求諸雲野之攸行不於是幾哉
甬東張君名橋邦彥之執友也嘗與余交甚昵
之考其賢皆足徵因序其事俾賢諸宇內知言
之士云爾

送兵憲范公赴騰衝序

滇去輦轂萬里為西南絕徼治皆雜夷山川阨隘之區必設武守天子特以王官璽節臨之伍符之長咸制其命滇控四道率有臬使騰衝其最西道也地當要害襟喉諸夷所轄蠻甸昔蒙段更治繇其類自相君長故人鮮被風教自籍貢職方漸洽既深孳畜耕稼知安其業苟御之無道則獷悍桀黠之習猶有易為奸者是故今天下之理滇為難滇之理騰衝為尤難乃茲歲之首夏茲道以闕使聞上畀寶書命我邦侯

豐城范公行公既筮日駮乘在郊抹馬道左郡之指邑百司庶尹若厥卿士章縫之流濟濟咸在或曰遐哉滇之途不吳爾也或曰艱哉滇之民不吳易也公惠我宜為公虞僉曰咈哉遠近以地難易以勢理亂以人操存以道公往也亟觀成焉夫奚虞之有公昔為理臣矣則平反允飾匿察明慎著哀矜施平恕之衷溢于法比屬御之人所知也其嗣為牧臣疆禦者歛懷謖者信橫調者紓歲惡者處任罷者復內訌者靖而

又興文教謹授時斥浮靡崇節儉嚴軌之政兼
於子惠吳之人又皆知之夫弗以邦禁廢愛弗
以牧守廢法豈迎乎勢因乎人者能為是邪繇
公之所學者深斯見也卓所養者定斯發也弘
一持之以道焉爾公今方為憲臣攬兵柄有疆
圉之寄安知不以德為兵以信為威以仁為勇
畏懷夷服若古大范俾 九重西顧有屹然長
城哉又安知不行樹異績入踐鄉輔弼成阜康
之治哉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適觀公之成者

以之則又曰公惠我宜重公去審是不可以居
公已矣乃以是餞且慰滇人之望公者

送龔子內紹序

天下有至當不易之理有畫一不變之法理者
達道者也法者軌趨者也理定而人心協法正
而邦典明斯二者非萬物萬事之與哉先王敷
五教以擾民施五刑以督奸疏五服以盡親親
之殺又制為宗法別支系辯昭穆明親疏第長
少列尊卑皆因乎人心合乎至理天下由之若

大路然故 朝廷立法勸之孝弟親睦有弗率
則以三尺繩之亦視五服之等為罰輕重若立
嫡以長立後以序皆至當而不可易畫一而不
可變者也夫理與法非相須而為用者乎龔氏
世占姑蘇之長洲為郡右族詩書禮樂垂幾百
載自宋以還纓冠鳴玉之士彬彬嗣響而清修
好遯者恒亦不乏故龔於江左為名宗萬鍾君
稱克允焉其父族成翁者喪其子穎年且耄然
然無繼龔之長老擇倫序之宜以萬鍾子某往

後之議未行會翁有長賦役衰弗能任縣大夫
詢之族里求翁所後即以萬鍾往役萬鍾承事
維慎當翁意群情既協時有黠者惑翁聽思梗
其議郡邑交惡之將治以官譱張遂息乃筮日
告廟以萬鍾子入紹穎後若厥宗姓暨鄉之縉
紳大夫凡有連於龔者皆從雍容周旋成禮而
歸予蓋履茲而有感焉作而曰懿哉龔氏之舉
其成禮而信法也抑合於道與今王之制凡無
子皆紹以宗非序勿聽甲今昭然而不可易至

又為立親立愛之說蓋虞紹者之非賢無以逸
老或歿厥祀故塞原而揅弊周慮而慎防之遂
繇以橐奸樹黨交爭援為口實至反傾其產而
殄其宗覆輒相踵亦重可悲矣萬鍾君之賢溢
於邦族厥子之紹不悖於倫序信乎順理而貞
法者也使翁之頽暮安有餘養穎之遺發有恃
而全其節斯非龔氏深長之慶哉乃書以贈龔
子他日式穀繩武無忝厥父庶幾余言為不謬
云

刊尺牘法言序

尺牘辭命之流也士君子養氣明道植學修辭
瓌藻之發蔚然外著故上代王言下抒所蘊靡
不由之然古之賢者簡而約貞而則覈而詳婉
而忠可以闡道德行政治表術業播情悃亢不
越禮卑不踰節其事雖微至道存焉比其末也
則煩而寡要支而不經縟而鮮誠譽而過諂古
人正大高明懇欵惻怛之意幾至澌盡亦奚取
于言哉先秦兩漢諸賢弘規不失而文多雋永

晉魏之際書禁頗厲故多不傳然猶未若甚離乎古唐之作者已招庇議而况乎其下邪高允升氏法言之編蓋深有激於此今觀其書所引六經子史靡不兼載其人則自西漢而下以及趙宋名賢碩望迨未嘗乏其辭皆醇正典雅而不雜其旨一歸於忠誠懇惻而無虛誦片言隻語真若禁齋信乎示人以矩矱欲挽今而回古也淵乎微哉雖然三千三百之文具而無全禮五音六律之教存而無成樂古今之變時寔為

之學者不能養氣明道植德修辭求古人之心而會通其理徙規規於搜腴挾竒之是尚則是編也有不為芻狗矣乎故必曰以法而不以法若古之善戰者然斯其神已矣歛邑汪君子玄與其季應坤重校是書梓于家塾徵余為之序

觀成集序

黎川汝子贊醴政于河東九載擢守鄆陵咸有異績引疾乞休歸老黎川之上乃哀其所得錫命贈貽之文彙而成編余得而讀之竊嘆曰洵

乎異已其言也公而藻其事也詳而核其寵也
渥而章其政也惠而達其德也感而孚其履也
貞而順是不可以觀成于汝子哉士績學致用
行義達道榮身及親進退惟裕夫孰不欲之然
齟齬竒阨恒多鮮終故君子之道穀率于成崇
卑小大莫或計也汝子少力鉛槧蜚英膠庠暨
穎胄監謂不墜于學為醴臺清介才敏上下胥
悅以克久其官謂不恫于政鴻遠駸駸幡然勇
退其去祿爵視如脫屣謂不溺於仕成已及物

無侈其親至獲顯名謂不愆于德夫學成於用
世仕成於政立德成於顯親君子之道幾於盡
矣豈不卓卓乎汝子哉或謂汝子天下之事有不
侈於三公不卑於抱關者况乎得百里之命
如汝子者耶今汝子方浮游林壑樂天迂休而
昆徂瑰秀芳香未匱垂裕錫類之美將大成于
後抑又可觀矣汝子名順字養和松陵世家間
以其編視余屬辭遂題曰觀成而序云

古岡草堂圖序

士君子守一命之寄能不違其志以著顯績垂
華名者何哉弘大之負淵深之學醇正之氣疆
軌之操皆養之暇處之時浩乎不虧故其出高
卑通塞無所不裕蓋有繇已古岡王先生為固
安聞家繩嗣纓紱彬彬著望先生獨抱奇質以
文學節槩表見其鄉嘗築舍石固潭之傍臨以
層岡縈以曲欄松竹交翠蒼山四列錦江之流
遠亘其前曰古岡草堂先生寔藏修於茲終歲
鉛槧韜輝蔚文執德守經以善厥躬一時學者

多所矩矱無弗知古岡先生者暨先生偕計登
朝受檄貳教蒞官長洲持身率物諄諄以敦本
尚德為教振藻之士翕然丕變屬更學宮先生
殫力事事規條聿新古岡之望又燁燁江左如
先生家食時也居無何先生以賢勞進秩擢王
府教授而去先生之弟子及郡邑之大夫士僉
壯其行謀所以餞於是衡山太史作古岡草堂
圖先之敷言者率而從焉若曰先生之望於吳
會者固安之所始也施於學宮者草堂之所養

也積不父則發不大養不厚則施不博其所謂
弘大淵深醇正強執之守施行之裕曾不為一
校職所限豈非有本而然哉先生行矣駸駸鴻
漸往且未艾將益大行其道舉而措之華聲顯
績有不益懋于今日者乎余師周草亭先生嘗
令固安知之雅深至是屬余言貴傳信也遂為
之序

大將軍萬侯鹿園入叅漕府序

大將軍鹿園萬侯始副漕將有殊勞且志剛難

蠶蝨一新漕度持正不阿有弗協者迺上疏請
掌南都禁兵命視篆錦衣以疾在告屏居丘樊
杜門讀書罕與世接至是廷臣交薦召侯再叅
漕府命下將吏士卒咸謹乎踴躍願奉要束其
言曰飛輓方今重計也法久弊滋人多弗堪故
昔者將士之視漕務若蹈湯火惟侯之仁而不
偏威而不怒明而不察公而不阿而又持之以
廉行之以銳是以事集而人不擾江淮兩河上
下無呻吟愁怨之聲侯之功亦神矣鄉侯以得

請納漕職人皆攀號器而不可及其去也懷之
而不置乃今復寢是任則云胡不樂哉嗚呼侯
之所以得此于漕人甚不易易也侯始起家寧
波都尉暨登武科久領浙漕興革利病聲猷懋
章遂佐京營及佩印江右所至以直諒剛正不
能逢時輒復恬休為士論珍惜居家事其母太
夫人孝養兼至太夫人好善奉佛茹蔬讀內典
每以侯俱侯承志惟恪又能推廣其心博濟群
物侯之良于官抑亦有所本耳侯少嗜學好文

博極玄奧方古名將誠亦奚愧使推而行之將
無所不可何有於一漕府之佐邪然以漕人之
德侯而侯適臨之誠有非易易者已方今地豕
數警西徼天子祔髀側席以求頗牧行將有廓
清之寄侯之勲業當又有烜赫于今日者王子
忻之辱愛于侯徵文以賀余故以知于侯者復
焉蓋不特以茲行為豫而以侯之出為今時賀
云

南園詩序

歎棠樾鮑汝陽氏以其號稱南園聞于大梁之
虛大梁士宣以藻詠泯泯乎爾雅已間至吳因
其伯氏晉齋君顧余請為序序曰富哉大梁士
之言夫夫南園奚以聞哉吾聞南園子之父故
梁宋大賈也夕寐而夢諸園其姪曰葵兆而產
子名葵勝衣而孤長能復父之業登羨旣盈顧
其園夷廢不治觸蹈蒙圯弘力荒度闢而新之
乃坊有樊援庇有館榭術有樛樾砌有丹綠畦
有卮茜澹有魚鱉園之名勝遂甲乙其土子之

由教亦衍衍樂也斯其聞也與吾又聞子有遠
瑰之行孝友恭儉孚其鄉人能讓兄以業保厥
昆胤仁以立愛義以樹聲故前人之烈沒而愈
耀夫亦以其令聞令望燁然不墜爾矣昔者金
谷辟疆之俊臺池鳥獸埒于王國夫人者之顯
名咸弗席是子將有于南園哉書曰若考作室
子弗肖堂矧肯構詩云惟桑與梓必共敬止子
植志於園不忘其初有堂構之美共敬之實不
獨洒平泉之耻又善力於揭名之義宜夫大梁

士之知子也是故不于其地于其人于其跡
于其心吾謂聲歌南園子者將浹諸廣宇綿諸
殊代奚有於今之人與大梁士哉

賀叅府王君海山人掌南都禁兵序

王君海山始起家武功埒秩二千石世祿彭城
其先君環峯公總鎮鄖陽克以功顯初督戍東
海上海山君嘗侍行於吳甚習文藻博洽知名
吳人日與經生薦紳以詞翰相激叩余雅賢之
既入官將其衛士轉輸南北歲一道吳衣冠恂

恂若罔事事而政多穎見他衛士皆恇威苛奪
黎人以為利君申令嚴肅迄無敢譁賢稱遂著
未幾進總督餉部署甚繁而較若畫一監司部
使者交章賢之迺擢叅漕府君益抗志厲精駢
麾江端躬自程率反于畿甸之塗郵傳終歲寅
恭不衰漕務告集人弗稱病居無何 天子廡
其材命以今官入掌南畿團營訓練凡十有二
遊邇之人莫不相賀曰君之功業其丕顯哉君
自服官政即能以儒術飾吏事動中肯綮故其

所至輒有殊績始也或厓而枯之至一展漕貳
聲猷翕敷流溢九土乃今操握內兵將益究其
所蘊鴻漸而上有不赫赫然矣乎則又曰南畿
重地也禁旅重兵也勲戚珥貂之士俯首帖耳
惟我頤氣唯諾趨走之不暇匪君之碩德重望
其何以堪之矧 聖代熙洽之餘文教漸被武
備夷弛銘勲之家皆紈袴不兢而况乎栖栖版
屋之人哉欲一旦釐而反之急之則病紆之則
玩誠有甚艱乎為力者噫嗟哉有是夫吾之於

君蓋有所試已其介足以守其公足以行其果
足以斷其寬足以容其敏足以濟其此五善而
三試于漕位益崇治益宏功益章則茲行也特
舉而措之耳而又奚疑哉君於是華譽日新豐
功偉績卓有所樹以垂無窮之名以無忝厥父
諒哉吾固有所試矣漕總都護關君宣偕其寅
屬向余徵言文以歸之

陳梓園先生壽旦序

代先人作

太學穎川陳君子復早負奇氣抗志下帷發藻

此集卷之二
十六
瓌秀葆貞韜耀震澤之野甫壯籍鄉校就有司
試章程輒取高等蜚聲旁流有一奮千仞之勢
仲兄葦川先生方起甲科啓沃密勿司成辟雍
門闕鼎貴宗家率腴羨相埒君弗自滿假視若
畝下未嘗以驕揚著也余亦服事鉛槧獲附曹
耦雅遊甚習凡幾並驚棘場皆不克末見辛卯
之春復同計偕北觀上國君遂登成均就祿仕
金石之義洵乎素矣今余方倦歸君且竣業茲
辰維良受璋伊始秩筵在堂肅賓兩階若有姻

婭通幣而交者戒而觴君余則有獻曰君有梓
園樹之荒之旣榮且衍請以况壽梓材木也建
章明堂是薦是庸由及其初也宜之膏土時之
培植周之援設違之斧斤而後遂焉蓋養之至
已夫樹德樹木善養則達君固深於養身之道
然哉是故率君之履可以永年吾見其裕如也
君今壯志未落行將激叩雲霄騰跨自效華聲
懿德被之無窮匪其奕世不墮者乎乃為梓園
之歌歌曰有榮維梓君之植兮有翼維園君之

出此卷六十一
十六
闢兮我材用登若是匹兮既蕃有類垂燕翼兮
彼美伊人謂比德兮于茲考祥眉壽無極兮爰
勺霞觴三揖而醕之請以斯語為梓園君壽

送胡君龍山赴京師序

琶塘胡君龍山新都聞族也少嘗業制科棘于
進弗獲就錄牒乃更學書判習法令試輒殊等
初為邑曹掾升郡司旋奉例晉京朝給事銓部
轉贊督府當銓授外經衛負拜章服以歸需次
家食將迨期其嚴君南溪翁趣之行若次且弗

前似不憚于中者翁介其友鄭子告之曰君恩
所擇術矣乎夫考槃山澗屏跡湛身適肥遯之
樂者幽人之貞也結綬彈冠策名委質趨功名
之會者行義之道也君少讀書金竺山中藻行
育德養氣負志欲有以自致而不得乃今以卑
官不足為將及求立園白賁之樂否與斯不然
也方今選舉之法曹掾士居其一至於受爵秩
寄民社鴻漸而上未嘗不烜赫者君固將發軔
于斯已邈其平居佐理又皆鴻漸烜赫之士操

握敷布翁張予奪足以流惠澤而都顯名君將
不有羨心乎語云臨淵羨魚不若退而結網君
能厲志執行靖共采事循其塗轍底于懋官藩
決不羸輿壯而進安知不有烜赫于代者邪則
今日之見聞咸他日設施之地也况今 明后
臨御厲精庶政淑慝旌別嚴于勸懲百司職事
罔弗率俾鞠躬殫瘁求無負於斯世益彬彬滿
寰宇而太宰推遷亦多不居嘗調即沉僚下秩
率躡等而登焉有志之士亦爭自砥礪奮迅願

未見茲世匪時則易然與君其行哉斯又若翁
志也夫不違其親可以章孝不遺其君可以訓
忠立德立名將有餘地區區一階一命又有不
足為君輕重者君其行哉南溪翁驟然謝命趣
裝治舟楫送諸衛水之上書余言以贈

天山記序

夫達士遺世英人徇時遺世則畢願沉身徇時
則役神凝績二者不相為謀並志帥焉是故功
名之士軒舉騰蹕壯輟天路濡首鍾鼎顛趾纓

綏將終身焉者巖及岑構雖夢寐弗能授奚於
躬親宅之哉彼好遯者蹈跡鴻厓超武區外棲
遲無悶抱道冲虛丘壑逖其孤芳日月懸其貞
操鳶嚇鼠腐埒厥呶冕信夫驚湍莫遏犇駟不
回遯哉邈矣史家操觚纂述紀載逸民奚啻林
列其人多抱甕執柯垂綸荷笠遼絕世諦沉冥
次寥或遘微辟若毆鼎鑊蹈水火寧沒其身而
不敢撓什百千萬出一途轍間有振鷺清班漸
鴻臚仕愔然易慮洞燭真機返擢急湍迴車峻

坂心乎愛矣曷云能足滌自洪濛以降迄于今
茲如閔尹喜王弘之陶真白劉惠斐諸君子輩
亦指不數屈其清操特節皆能弭競滌澆還風
厲俗斯其尤董董者爾居今之世時則有北海
公君家仍素業志凌赤霄蚤叅鰲薦倣宰鳧邑
旣而晉贛廷尉即有歸志伏身閑言屏謝塵鞅
反繹前軫動欲鑄錯齊人皆未之信也嘗過東
郡訪余枝巢數永玄言式遵同好乃出所記天
山一編俾余覽焉其述徃訓軌先哲翼群言真

足嗣考槃之詠協天山之筮茲固百世貞遯之
規為也已君屬序之請質前言顧不足章君子
之志哉君名一揚別稱靜隱已未進士蓋蒙陰
世族云

賀守拙湯翁八十壽序

錢唐山水佳麗稱宇內勝絕五季時錢氏虎踞
茲土嚴兵自衛風氣囂豪迨趙宋不競宅為帝
京迄今為吳越間一大都會民俗相尚紛華居
室被服輿馬器用禮文交際爭為靡麗以相夸

詡淳龐敦厚之氣幾至索然矣視今之湯翁者
若反焉其性朴實不事矯飾居垣澹如但厥素
履與人無繁文縟敬外若木強推曾而中則充
然裕也因自謂守拙或讓曰翁誠拙哉孰則巧
邪夫賢者不怫情智者不違俗翁能不茲服茲
語索居離群遯諸荒野與翁曰咈哉砒砒混玉
魚目亂珠明者辯焉甘言似忠莠言似信古今
人同惑也是故操之誠莽之謙洪之敬昱之節
皆善用其巧非不足以欺一時終不能自蓋於

天下後世巧成則巧僨巧得則巧失其何利之
有焉吾是以任吾拙而弗移久而人益信之咸
溢稱守拙翁云翁平生薦實好善與人不欺讒
語殄行曾弗一加諸身雖更事貨殖恂恂訓應
略無機械人亦視之不忍欺翁亦衍然逸樂頽
暮今齒八十矣邀邇交知率往稱祝歎邑胡君
南溪與翁尤素昵善至是紹介問言余竊謂翁
非誠拙翁益有道者也其尚拙則其心恬心恬
則寡營寡營者則其神不亂其精不搖其氣不

戕其寢不夢覺將無憂壽考之徵莫遜於斯數
者况今 天子尚齒貴德聿章前憲隆禮惇典
翁其將寵綏之益聞翁有二胤子其長冠藩垣
曹掾季穎辟雍駸駸有亨大之望二孫英異將
高其門翁之以德受福萃順之祥其集未艾翁
其有後以徵諸方來南溪君其無外斯言往為
翁祝

汪慕泉誕序

慕泉汪子之誕也胡君觴焉屬余言慕泉往有

獻慕曷旨哉生於其心弗獲于身慕有繇筆故
寒者慕燠餒者慕飫勞者慕佚危者慕安其又
有人者求而不得均慕焉若汪子則奚爲汪子
世新安宅中萬嶂靡躡匪山靡矚匪泉迴厥勝
衣迨于壯齒顧昕夕濡耳目也長事俠游適越
入吳至踰江淮歷齊魯居邑岱宗之墟舟車之
所屆游涉之所經名巖大壑履綦不遺若瀛若
濫若沃若瀆若沈若蒙若瀟若灘蕩潏汨急之
狀子曷弗習尚獨奚慕子匪自誣哉胡君曰盍

否子歛之世家也昔龍驤奮武事漢南籍茲土
暨于晉陽越國有功王室析圭六邦負哀南面
子孫繩嗣芾冕迄於今千年奕奕弗墜予之先
君益能負荷詒穀孫志好脩貞趣自潔遵晦澗
阿寓隱于泉是曰近泉聲稱甚都云亢厥宗子
方髻鬢遂鮮怙恃鞠育繼母有阿保之愛稍長
遂克自奮踔大力家人生產業漸贏益能善將
其母愉婉承順造次不衰平生矢志無忝若考
苗舍堂構務擴其初以生不迨養則時時儼諸

聲容求之戶庭及于壙墓又殫其好樂至其游
息故於泉是專而心儀焉比屬有四方之役違
去桑梓悲涕滋遯有懷弗諼揭諸所如永終慕
也其曰慕泉敢誣公哉曰汪子之道其達孝也
已夫孝仁之基也德之成也孝以淑已仁以立
德惟德動天靡順弗萃子之往也可考矣余益
聞子能推養于季父晏其化離又隱恤其宗人
凡所稱貸多弗責市義無告暨歿遐爾共孫和
易浹于鄉邦斯子之所植也詩云樂只君子萬
福攸同齒與哉又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公
侯之後必復其始他日當有興子者故曰其往
也可考矣胡君以告慕泉子其謂何

姑蜨集卷之二

姑蜨集卷之二

十一

